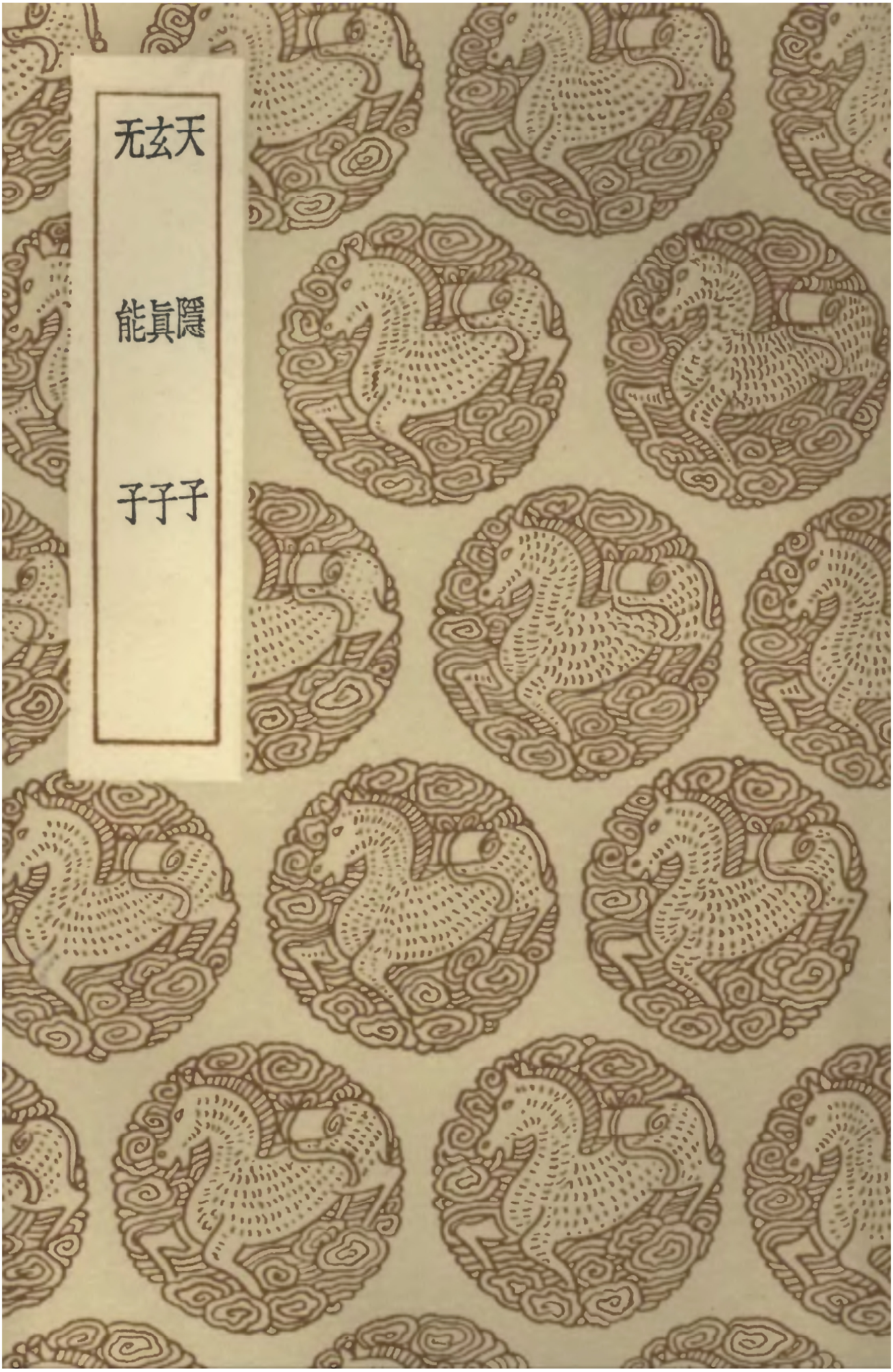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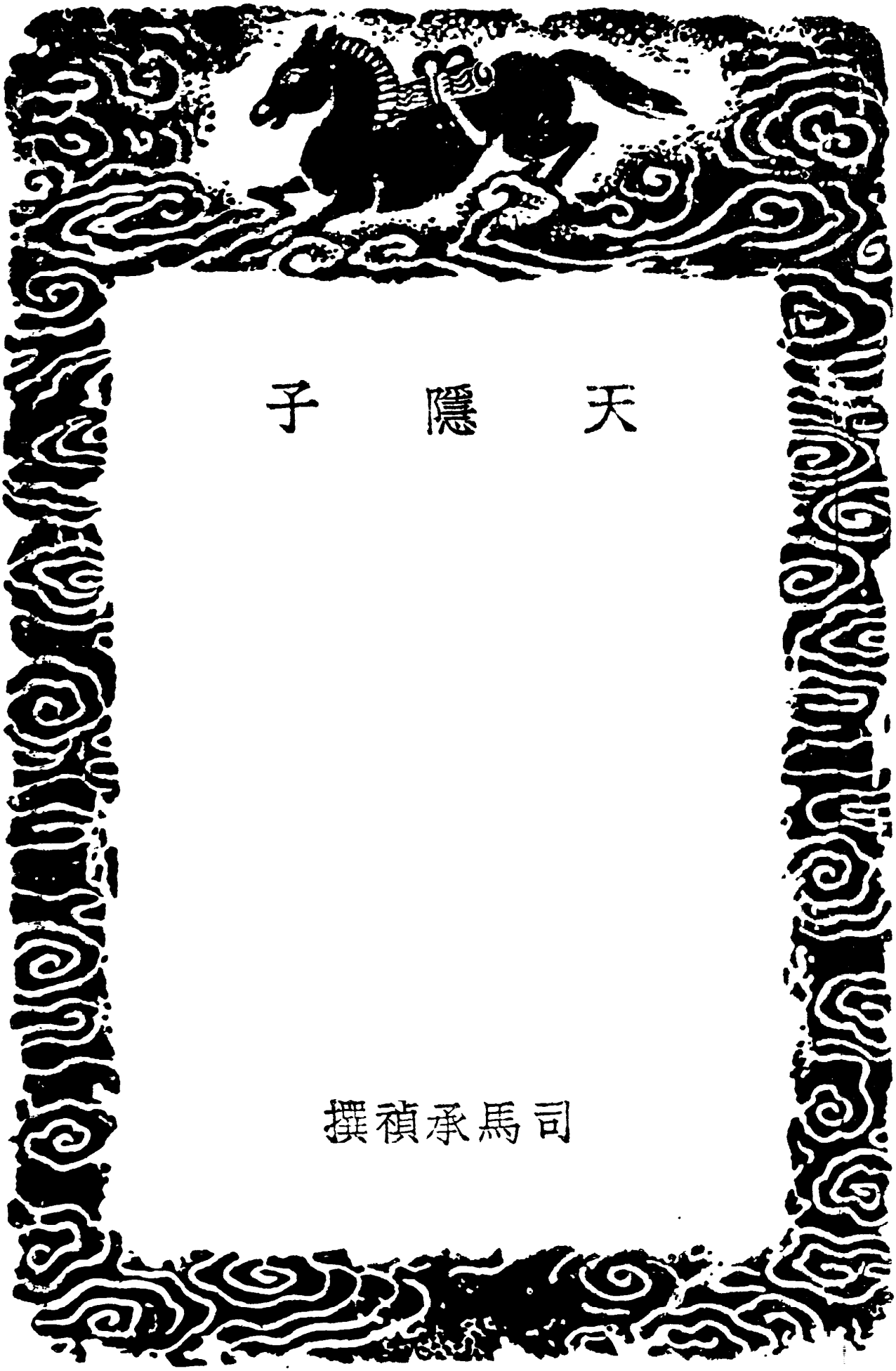

天玄无
隱眞能
子子子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天隱子

司馬承禎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子彙及夷門廣牘皆收有此書子彙本卷末多胡璉書後故據以影印

天隱子序

神仙之道以長生爲本長生之要以養氣爲根夫氣受之於天地和之於陰陽陰陽神靈謂之心主晝夜寤寐謂之魂魄是故人之身大率不遠乎神仙之道矣天隱子吾不知其何許人著書八篇包括祕妙殆非人間所能力學者也觀夫修煉形氣養和心靈歸根契於伯陽遺照齊於莊叟長生久視無出是書承禎服習道風惜乎世人夭促眞壽思欲傳之同志使簡易而行信哉自伯陽以來惟天隱子而已矣唐司馬承禎謹序

神仙一

人生時稟得靈氣精明通悟學無滯塞則謂之神仙故神仙亦人也在於脩我靈氣勿爲世俗所淪汚遂我自然勿爲於內遺照於外自然異於俗人則謂之神仙

邪見所凝滯則成功矣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情之邪也風寒暑濕飢飽勞佚八者氣之邪也去此邪則仙道近矣

易簡二

易曰天地之道易簡者何也天隱子曰天地在我首之上足之下開目盡見无假繁巧而言故曰易簡易簡者

神仙之謂也經曰至道不繁至人无爲然則以何道求之曰無求不能知無道不能成凡學神仙先知易簡苟言涉奇詭適足使人執迷無所歸本此非吾學也世人學仙反爲仙所迷者有矣學氣反爲氣所病者有矣

漸門三

易有漸卦道有漸門人之修真達性不能頓悟必須漸而進之安而行之故設漸門觀我所入則道可見矣漸有五門一曰齋戒二曰安處三曰存想四曰坐忘五曰神解何謂齋戒曰澡身虛心何謂安處曰深居靜室何謂存想曰收心復性何謂坐忘曰遺形忘我何謂神解

曰萬法通神是故習此五漸之門者了一則漸次至二了二則漸次至三了三則漸次至四了四則漸次至五神仙成矣

齋戒四

齋戒者非蔬茹飲食而已澡身者非湯浴去垢而已蓋其法在乎節食調中摩擦暢外者也夫人稟五行之氣而食五行之物實自胞胎有形已呼吸精血豈可去食而求長生但世人不知休粮服炁是道家之權宜非永絶食粒之謂也故食之有齋戒者齋乃潔淨之務戒乃節約之稱有飢即食食勿令飽此所謂調中也百味未

成熟勿食五味太多勿食腐敗閉忝之物勿食此皆宜戒也手常摩擦皮膚温熱慰去冷氣此所謂暢外也久坐久立久勞久役皆宜戒也此是調理形骸之法形堅則氣全是以齋戒爲漸門之首矣

安處五

何謂安處曰非華堂邃宇重裀廣榻之謂也在乎南向而坐東首而寢陰陽適中明暗相半屋無高高則陽盛而明多屋無卑卑則陰盛而暗多故明多則傷魄暗多則傷魂人之魂陽而魄陰苟傷明暗則疾病生焉此所謂居處之室尚使之然況天地之氣有元陽之攻肌淫

陰之侵體豈可不防慎哉修養之漸倘不法此非安處之道術曰吾所居室四邊皆牖戸遇風即闔風息即闔吾所居座前簾後屏太明即下簾以和其內暗太暗則捲簾以通其外耀內以安心外以安目心目皆安則身安矣明暗尚然況太多事慮太多情欲豈能安其內外哉故學道以安處爲次

存想六

存謂存我之神想謂想我之身閉目即見自已之目收心即見自已之心心與目皆不離我身不傷我神則存想之漸也凡人目終日視他人故心亦逐外走終日接

他事故目亦逐外瞻營營浮光未嘗復照柰何不病且夭邪是以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成性存存衆妙之門此存想之漸學道之功半矣

坐忘七

坐忘者因存想而得因存想而忘也行道而不見其行非坐之義乎有見而不行其見非忘之義乎何謂不行曰心不動故何謂不見曰形都泯故或問曰何由得心不動天隱子默而不答又問何由得形都泯天隱子瞑而不視或者悟道而退曰道果在我矣我果何人哉天隱子果何人哉於是彼我兩忘了无所照

神解八

齋戒謂之信解言无信心則不能解安處謂之閑解言无閑心則不能解存想謂之慧解言无慧心則不能解坐忘謂之定解言无定心則不能解信定閑慧四門通神謂之神解故神之爲義不行而至不疾而速陰陽變通天地長久兼三才而言謂之易繫辭云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齊萬物而言謂之道德老子道經德經是也本一性而言謂之眞如釋氏法華楞伽涅槃皆一性入於眞如歸於无爲圓覺經云佛身有爲至於无爲佛化身不墮諸數皆一性故天隱子生乎易中死乎易中動因萬物靜因萬物邪由一性眞由一性是以生死動靜邪眞皆以神而解之在人謂之人仙在天曰天仙在

地曰地仙在水曰水仙能通變之曰神仙故神仙之道有五其漸學之門則一焉（謂五漸終同歸於仙矣）

天隱子終

後序口訣

承禎誦天隱子之書三年恍然有所悟乃依此五門漸漸進習又三年覺身心之閒而名利之淡矣又三年天隱子出焉授之以口訣其要在存想篇歸根復命成性衆妙者是也夫人之根本由丹田而生能復則長命故曰歸根復命夫人之靈識本乎理性性通則妙萬物而不窮故曰成性衆妙然而呼吸由氣而活故我有吐納之訣津液由水藏而生故我有漱嚥之訣思慮由心識而動故我有存想之訣人身榮衛血脉寤即行於外寐即行於內寤寐內外相養和平然後每日自夜半子時

至日中午時先平卧舒展四肢次起身導引喘息均定乃先叩當門齒小鳴後叩大齒大鳴以兩手摩面及眼身覺煖暢復端坐盤足以舌攪華池候津液生而漱之默記其數數及三百而一嚥之凡嚥津候呼定而嚥嚥畢而吸如此則吸氣與津順下丹田也但子後午前食消心空之時頻頻漱嚥无論遍數意盡則止凡五日爲一候當焚香于靜室中存想自身從首至足又自足至丹田上脊膂入于泥丸想其氣如雲直貫泥丸想畢復漱嚥乃以兩手掩兩耳捨其腦如鼓聲三七下伸兩足端足傴首極力直頸兩手握固又於兩脇下接腰髂骨

傍乃左右聳兩肩甲閉息頃刻候氣盈面赤即止凡行七遍氣從脊上徹泥丸此修養之大綱也然更有要妙在乎與天地眞氣冥契同運能識氣來之時又辨氣息之所若是則與天地齊其長久謂之神仙矣法起冬至夜子時一陽氣始來或遲或早先須辨識氣來形候纔覺氣來則運自已之氣適與天地之氣偕作次日復候此氣而消息之此是神仙至妙至精之術人罕達之倘三百六十日內運氣適合眞氣三兩次則自覺身體清和異於常時矣況久久習之積累冥契則神仙之道不難至矣唐司馬承禎撰

後序口訣 終

書天隱子後

昔謝自然欲過海求師蓬萊至海上或謂自然曰蓬萊隔弱水三十萬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絳闕可往從之自然乃還受道於子微白日仙去東坡水龍吟詞云古來雲海茫茫蓬山絳闕知何處人間自有赤城居士龍蟠鳳舉清靜无爲坐忘遺照八篇奇語觀此則此書八篇當是子微所著而序乃云天隱子不知何許人意者不欲自顯其名邪紹興壬午從事郎知台州黃巖縣主管學事勸農公事胡璉跋

玄眞子

張志和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子彙及知不足齋叢書金華叢書皆收有此書子彙標題曰玄眞子外篇不分卷第子目曰碧虛曰鷲鷟曰濤之靈知不足本即就此三篇分爲上中下三卷唯多顏眞卿所撰張志和碑銘又卷末有盧召弓校識一行云以藏本校蓋道藏也金華覆刊知不足本故據知不足本影印

玄眞子卷上

唐張志和撰

碧虛

碧虛冥茫飄輪斡乎乾湫盤浮乎坤紅明環於天衢升井爲炎降斗爲寒由是四時旋而萬物遷斯造化之亞矣然非造化之元哉

无涯者辯伯也涯之言曰黃郊之帝曰祇卑紫微之帝曰神尊碧虛之帝曰靈荒祇卑王於地山河草木屬焉神尊王於天日月星漢屬焉靈

荒王於空風雷雲雨屬焉碧虛和平二帝有方春之會俄而祇皐上騰神尊下降遇於靈荒之野靈荒之帝虛位郊迎傾國所有積肉成霞散酒成雨電走雷奔風歌雲舞累月爲中道主上下无怨二帝欣然愧靈荒之厚德令碧虛之不安爭讓國以延靈荒之帝神尊曰朕有天祇皐曰朕有地靈荒怪天地之名問之曰朕之仰觀不異碧虛朕之俯察不異碧虛碧虛之中其又奚物帝言天地厥狀若何祇皐曰朕之地體大

質厚資生元元中高外垂其勢坤層然如壇輳物尊圍八極海環九山骨巖石毛草木肉土而脈泉汗露而氣煙江河川瀆亂奔流人蟲鳥獸紛往還願帝之下而游焉神尊曰朕之天體虛形高資始化化中員外轉其行乾穹然如帳幬物尊五星交列宿粲邊層輪日月中文帶河漢絕雰祲雲霞列仙天宮殿願帝之上而居焉靈荒未之信曰天如帳胡縣乎其上地如壇厥下乎何安神尊曰天之帳非上縣飄輪下載常左

旋三光隨之以西遷祇卑曰地之壇有湫盤凝浮其上所以安靈荒曰飄輪斡靈生湫盤奚物盛願聞之祇卑曰飄輪徧乎下湫盤所以停帝何疑靈荒曰噫天地之形造化信然實如所論固當息焉朕之空茫唐濛同无不通无內无外无西无東曠閬滌蕩蒼茫青冥含日月之光震雷霆之聲挂虹霓之色飛龍鸞之形朕坐而游之臥而泅之泛然飄颻皆可停豁乎包乎毋廓乎堅乎壽非春夏之能生非歲年之能朽先天

地不見其初後天地不知其久若然者安能棄
朕之長無寄君之暫有哉於是二帝謝靈荒之
言退還故府祇俟降黃郊神尊升紫微數月不
泰然天地爲之閉
紅霞子問乎碧虛子曰夫造化之端自然之元
其體若何睿願游夫子之域而觀之豈得聞邪
於是碧虛子次然有間豁然情容而曉顏詠乎
太寥之上爲空洞之歌謂之曰无自而然自然
之元无造而化造化之端廓然慤然其形團圞

爾之視絕爾之思可以觀紅霞子曰若霄者儻遨而忽游請駕乎言霄願乘之以逍遥不暇辭夫子而觀焉於是碧虛子導之曰无自而然是謂元然无造而化是謂眞化之元也之眞也无元而元是謂眞元无眞而眞是謂元眞馳言曰无然乎其然一乎然然後觀乎自然无化乎其化一乎化然後觀乎造化无元乎其元一乎元然後觀乎眞元无眞乎其眞一乎眞然後觀乎元眞逸言曰眞眞乎元元乎眞元乎无眞乎眞

眞眞乎无元乎元元然後登太寥之天夫无有也者有无之始也有无也者无有之初也无有作有无立而造化行乎其中矣夫造化之興也空以徧之風以行之水以聚之識以感之氣以通之而萬物備乎其中矣空徧而體存風行而用作水聚而有見識感而念生氣通而意立體存故可以厚本用作故可以明漸有見故可以觀變念生故可以知化意立故可以詳理是知本可厚者空之體也漸可明者風之用也變可

觀者水之有也化可知者識之念也理可詳者氣之意也是故風水競變物其物而不同識氣多端意其意而不一斡乎乾而能常浮乎坤而能長運之而無窮生之而無方化之而無邊因之而無疆原其原者夫何謂歟造而化之存乎太初太而極之存乎無自而然之存乎虛無而住之存乎妙觀其所存而造化之元可見矣

紅霞子明乎造化之域患乎屢空之色於是披紅明之衣戴朱光之冠服赬游之履束赤聯之

帶驂火虬之蜿蜒鼓紫鸞之綿縩轉渥丹之雙轂執染絳之六轡諏日卜時戒途祖道（道藏本云紅霞子明乎造化之域患乎屬窮之色於是披紅陽之光餐碧寥之氣以實其容絕慶弔之禮寡親朋之問獨與太虛游往來高會僕風應門燭月繼夜而寂談不轂味俗享貴者聞之造焉覩其空巷荒廬色不勝憂心爲之恥謂之曰我躬不閱遑恤造化紅霞子曰吾爲造化知己罔有弗詳而造化獨不吾知致有所乏吾无慚於造化有愧於吾吾將往而訴之以慰君之憂滌造化君之恥於是駕紅陽之駒乘碧寥之輿拂衣東轅（以下與此本同）語明水之霽虹與貫天之緋霓曰造而化者非眞化化而造者非元造元元眞眞爲造化根造化何勳於碧

虛碧虛何有於造化而獨擅主宰之名非彼貪功爲己卽此假僞爲眞吾將詬之虛冥以觀其名名之情四游隔越六虛迷冥於是東轅經諸无之界遇同空將假道焉同空曰子何爲者而屈於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詬諸造化願假道於君同空問之曰孰爲造化矣謂假道紅霞子曰爲物之主宰曰造化藉君之國行曰假道同空曰若然者朕之東无化可造朕之國无道可假君其改途紅霞子於是拂衣南馳經自然之

域遇化元將假道焉化元曰子何爲者而屆乎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詔諸造化願假道於君化元詰之曰夫造化朕之兄弟之國也子弗聞乎假朕之道詔朕之親朕之仇也師徒將攻之紅霞子於是拂衣西驅經无住之邦遇因本將假道焉因本曰子爲何者而屆乎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詔諸造化願假道於君因本拒之曰假道之資子弗聞乎子有飛空之乘與照虛之璧吾將爲子啓關紅霞子曰使吾有碧乘之資

尚弗詬諸造化无假道於君哉於是乎拂衣而北趨經太極之野遇生首將假道焉生首曰子何爲者而屆乎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詬諸造化願假道於君生首訶之曰子何知之晚也夫造化之奥可知而不可鄰可聞而不可親雖欲假子之道其何以至子將詬之無乃不可乎於是紅霞子聞生首之訶兀焉喪有徘徊躊躇還轡旋輿經元原之郊迷失途於牧道童子神與易浴乎元川而遨於是問津焉二童曰夫子奚

氏也跋涉虛無蒙犯煙霄車馬有浮空之倦何之而問乎津紅霞子曰吾紅霞子也吾嘗知造化而造化弗吾知使吾乏資身之用爲味俗之恥吾將詬諸造化吾適東轅西驅南馳北趨而假道於四方東至於諸無南至於自然西至於无住北至於太極四之皆不遇諸无有同空之問无住有因本之拒太極有生首之訶自然有化元之詰吾念日暮途遠旋吾之輿歸乎寰中於斯逃津幸哉而遇子敢欲問焉然子爲誰也

偉哉而文於言哉二童曰吾謂神之與易也吾與造化牧道於元郊吾適爲六塞之戲俱亾其道吾懼造化之責躊躇而遷延因浴乎元原且吾之有道憂尚敢見造化柰何夫子以俗恥而干吾君賴夫子有諸侯之詰无然一忤造化之念茲元原之上豈可復覩吾二童之泅游哉夫子辭寰中而來未覩造化茫然迷津而問途欲還舊居將何面目以見寰中之父兄乎胡弗解裳浴焉同泅隨波泛濤聊以游遨俟吾白圖之

成將近夫子而謁諸造化不亦爾豁乎紅霞子於是超然浮光沈影泝瀨沿波二童乘元濤之騰澹泛六合之外儵忽至造化之境自然奉常然衣太極進无極食渙然盈造化之域紅霞子與二童披而餐之榮光洞六合之內然後謁乎化眞顧而俛於寰中慚代俗之榮恥皆妄觀乎化眞唯懼造化之知其將詬也於是聽造化問二童道之所在二童曰无亾无不亾道不離乎皇之鄉造化欣然曰无有其有者无亾其亾无

不有其不有者无不亾其不亾放乎元原之郊而无邊童子得牧道之方矣於是紅霞子盈自然衣充太極食樂造化言荷造化力損造化與二童子眷然而退將還舊居是行也與太虛遇於同空太虛曰自子之觀造化也索焉離居蕭然荒廬念子寰中无恙紅霞子曰吾適也面造化容意造化心耳造化言吾知至道之无有也吾豈見寰中之有无哉化之元也原乎有者觀其无原乎无者觀其有奚以狀其然郤容之爲

言也冥其靈乎也精茫其唐乎也荒故曰冥靈精之難明茫唐荒之難詳殊萬形之无窮異萬心之无方是以昔之登太寥觀化元者知其運乎工而未央作太寥之歌曰化元靈哉碧虛清哉紅霞明哉冥哉茫哉惟化之工无疆哉非夫同萬形之殊殊萬形之同一萬心之異異萬心之一馳不想而屆乎冥茫之端倪者則何以環游太无觀造化之无矣

玄眞子卷上

玄眞子卷中

唐張志和撰

鸜鵒

鸜鵒氏自東方來狻麑氏自西域至遇於中華之野相與競虛談以聲戰勝負於是鸜鵒氏嚶若而鳴曰吾聞吁者嘻者呵者噓者嘄者叔苦壞反厥乎加呬喘乎氣噬者啜者啐者歠者辛酸甜淡吮乎味睥者睨者辨者眄者睢盱者眴呼元切眺作晟呼逮切察乎瞳矄者控者乾者擬者鏗鏘鼛力宗

切蔓讙乎聰斯極已於是狡麕氏趯竹交竹交切然而唬呼交伯二切曰吾聞日者月者彗者孛者昭晰粲朗斡乎天峯者岑者岡者巖者嵯峨嶕嶪崒疊乎山濤者波者溢者渦者澎訇澶漫蕩乎水儵者魃者魑者魅者魆者傑窣魆灰切乎魍魎欻乎鬼斯極已意曰酬酢相鈐以言泉飛不斷自以爲極然鸑鷟氏摩距厲吻以觜戲聞狡麕氏奮毛掉尾以喉鳴震中華子歎之曰近謂諸身則鸑鷟氏之說遠謂諸物則狡麕氏之說斯二君者背彼

獸場勞於聲戰雖扇眸若電鼓舌如霆適足驚
鷲於窮谷安能響道於滄溟哉

太寥問乎无邊曰若夫造化之閒萬象不一求
小大有无之至者可得而言乎无邊曰以吾之
觀至小者大而至大者小至无者有而至有者
无若知之乎太寥曰以吾聞之至小不可以大
至大不可以小至无不可以有至有不可以无
子之所謂者何也无邊曰吾請告若至小至大
者莫甚乎空至无至有者莫過乎道其所然者

何也包天地至有外者唯乎空非空之至大邪判微塵至无內者成乎空非空之至小邪巡六合求之而不得者非道之至无邪出造化離之而不免者非道之至有邪故曰至小者大至大者小至无者有至有者无不亦然乎

造化之初九大相競風之颺颺于貴切然曰飆飆匹周切乎之颺颺香幽切乎而颼颼乎之颺颺乎而扇鴻濛而幺颼力幺切於交切古苞呼勞切切嘐嘐切鼓徨呼光切砰力刀切而悲咤陀戚呼出颺呼交切蹶石拔木蹙浪

奔濤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而雲之氣騰然曰翕乎忽乎之滅沒乎者蓬扶邑切浡蒲忽切洇於鄰切熅之蓊鬱乎者蒙乎昧乎之昏晦乎者霧鬗黯於甘於黮敕咸都敢二切甚二切之霣徒感切霧徒對切乎者翳海吞山過日漫天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者雷之聲塡然曰諜轟轟乎轢轢忽犖犖乎虩虩磈磈衣謹切輪奔乎轂乎些歘電煙烈缺素呼覺切蹙驚劈歷乎些若獨不聞乎洪濤震鼓猛獸哮虓怒彼碌碌者莫吾之與巨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些海

之濤奔然曰浩乎汗乎之湟漫乎且澎乎湃乎之滂沛乎且何鯤鵬頷鰓（相來切）昊翼之聲邪乎且翻鼇盪鯨崩壺倒瀛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且火之燻然烈然曰烘乎烇（也冬切）乎之煥爛乎焉翕乎煜乎之煽炫乎焉斮烋（烏來切）灼爍烜赫燏（愈律切）爦滔澤燋山熾日薰天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焉日之耀照然曰煌煌乎之陽陽乎歟晶晶乎之焚焚乎歟杲杲曈曈炎炎赫赫光天照地流金爍石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歟地之

震殷然曰坤乎崙乎之块圠磅礴之乎之崔乎嵬乎之坳垙确硪音剝之乎之浸海流河而有常奔山走陵而无疆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之天之鳴窅胡萌切然曰乾乎圓乎之慤乎只穹乎崇乎之廓乎只昊恢恢之顛顛旻蒼蒼之元元包水旋風蓋地寰空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只空之寥豁六宗切然曰豁乎決乎之曠宕乎哉虛乎无乎之滭浪乎哉濛同茫唐青冥蒼茫廓兮而康苦郎切宬苦蕩切包天裹地誕陰育陽其孰能大

乎吾之大乎哉既而九大各自競能風之聲曰孰有大乎吾曹之大矣空應之曰吾聞太上之言道名之大可詣而問焉於是雲停其氣風息其飄日罷其燿海弭其濤地復其震火滅其燻天靜其鳴空喪其寥於是乎俾雷之迸入道之境聲者讓響形者讓影不有不无不動不靜九大觀之各慚而還遂相讓爲无爲之色相與成无爲之域以終乎塵劫之極而已焉乎欵道之形也虛道之影也无道之聲也初道之響也如

昔之爲狀乎廓然其虛者空也莫然其无者滅也永然其初者遠也靜然其如者定也字之曰遺遐明默慤博元圓者何也遺以盡其失遐以邈其遙明以照其光默以湛其寂慤以堅其固博以大其廣元以神其妙圓以規其周故曰德者得也得乎不得不得乎得斯之謂乎得其德者何也文宣德之而无我老氏德之而未孩南華德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睨於萬物噫沖虛德之泠然御風顏回德之同於大通然

則大寥德之无終始已矣夫延吾思之不能竟也將何以窮有物之既乎燿夜者燭腹也橐體者篋軀也載芥者負垢也苗蜩者根蟬也晴星者眩華也燭腹之蟲循乎牆篋軀之蟲出乎隙負垢之蟲游乎藥根蟬之蟲植乎土篋軀晒乎燭腹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燭乎腹燿乎夜見乎險阻審乎取舍然而世人相有炫明之患怪乎物亾乎身未若吾之晦跡之逍遥也負垢晒乎篋軀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橐乎

體儌乎軀進則外乎首而行恐則內乎元而靜然而出入有首鼠之患怪乎物亾乎身未若吾之蓋形之逍遙也根蟬嗋乎負垢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蓁然芥孽然垢徐然步物之不疑子之動也糞然形物之不疑子之生也然而慮風火有驚恐之患未若吾之痊體之逍遙也之數蟲者各以能之相嗋也於是眩華聞之嗋乎根蟬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藏乎口匿乎目虛乎心實乎腹根乎足潤氷土於外而不

行苗乎脊受風日於外而屢長无羈靸誰之嫌者矣然而累乎質礙乎有苟遇掘鑿之患怪乎物厶乎身未若吾之瞥然之逍遙也根蜱曰吾稟乎造物化之奇妙乎古今之知藏口匿目虛心實腹之數蟲者其於衛生莫吾如也向吾聞子之聲昧子之形狀子之有自何而生眩華曰吾生乎目之眩長乎視之亂其徐也聯若星之貫其疾也紛若華之散取之而不得捨之而不克謂无而有謂有而无其來也儵見乎造化其

去也寂歸乎太虛能游乎不物之域者方覩乎吾之逍遥之墟域同乎于圓也方也于方也圓也故曰至圓无圓而能方至方无方而能圓孰能圓乎方者曰太圓孰能方乎圓者曰太方故太方有言曰昔吾方子之圓而子弗知吾之方太圓曰曩吾圓爾之方而爾不知吾之圓若然者何也其有以哉是故規乎虛者虛之不知其圓也矩乎空者空之不知其方也然則游心乎太寂之鄉令規矩无措其巧者其惟太圓之與

太方乎

倭之人談曰東海有鳥其名爲鵬鵬之巨鵬之亞也泛乎滄溟吞乎長鯨厭而翱翔乎碧空之畔防風奔火幺切者弋伯者也爲大弓萬物鉤望巨鵬之飛於是乎彀以射焉一發而中鵬之吭怒聲越雷霆俄而驟血成河落毛翳日翻墜之勢韻乎空濛之間墮於曠漭之野豁然震乎大地太虛爲之響造化爲之兒防風奔環趨觀之旬日而畢然後涉巨鵬之上肴觀四海嵐蔽乎

大地於是率天下之庖徒雲梯而解之四方之烹者蒸氣成雲山木爲之竭脯之費七年而中華不腊肪之用九年而異域不膏帆其羽以爲舟者散乎大海命之曰鵝毛之舶防風奚神其弓之力也每齋沐而祭焉天下之博聞志怪者莫不命駕而觀之弧矢之盛造化已來未之有者於是乎在也

玄眞子卷中

玄眞子卷下

唐張志和撰

濤之靈

濤之靈曰江胥漢之神曰河姑會於眞原之野江之胥問乎河之姑曰吾以子爲水也縣而不散夜而能煥異乎川者何也河之姑曰代謂吾之神以至於此吾亦何知焉若不聞乎泛天船寫天江俾牽牛織女之相望此吾之所能也敢問乎若吾以若爲流也却而罷進行而有信似

乎識者何也江之胥曰代謂吾之靈以至於此吾亦何知焉子不聞乎疾雷之奔羣驚之翔素車白馬兮三軍之騰裝此吾之所能也於是胥姑欣然相視而笑自謂靈神之至傲若无他道之微曰至元在乎眞原之野聞而謂之曰若爲胥姑哉今吾語若吾見天地之創遂觀濤漢之有且若之徒假名乎巫咸之口投首乎春秋之代不亦近歟夫逃者自釋濤漢之疑假若胥姑之有柰何受逃徒之咨而不覺竊造化之巧以

爲功不慚遂者之鬼笑若於黃泉之閒歟胥姑悚然謝而問之曰吾以君爲友也寂而不動虛而能應訐吾之妄俾吾之慚君亦有夫心哉吾聞道之微先天地生在眞原之野號曰至元得非君子乎孰爲君之名哉吾請辯吾靈神之所因原夫濤漢之所以可得聞乎至元謂曰吾將告若欲知漢之說者觀乎碧之理有潔白之文寥乎螢之腹有昏曉之變體之異也豈有姑之神邪雖天漢之大非川可知矣若欲知濤之說

者觀乎脈之血有往來之勢察乎槐之葉有開合之期氣之應也豈有胥之靈耶雖海濤之盛非識可見矣若欲知吾之說者空之无形而不動谷之无情而能應虛之至也豈有微之耶雖吾道之妙无心可知矣且吾告若崑崙之墟有智蟲焉贅聞而疣見託吾之无憑若之有强日河姑之神假意江胥之靈妄首至元之微僞之興也於是乎起吾觀之太寰之內似神而无者六海波沂江而爲濤天文皎夜而爲漢炎光閃

雲而爲電雨色映日而爲虹陽氣轉空而爲雷心智藏境而爲道其所然者皆有由也非若之靈无吾之元然吾之无也不无在若之有乎何有於是胥姑駢舞而謝曰實如所論有慚故友願陪无心之游聊以卒歲生爲智蠱之所誣死則葬眞原之野安能復區區託靈濤漢使逃者之鬼笑吾儕於黃泉之間哉是夏也通眞之伯會起觀之君坐忘之后於睽脩元好也中談而二侯競道之有无連關解竝竟日不決觀之君

曰吾起於觀亭之閒知道不无而見有忘之后曰吾坐於忘臺之上見道不有而知无通眞之伯謂之曰至道非有无之殊君不見三光之見天邪在高下而不同日月之體有大小諸星之位有廣狹若以遠近論小大稽夫日也失之於炎涼若以炎涼而語遠近稽夫日也失之於小大乃知無遠近之異旁視仰觀入日自爾夫以百尺之竿戴乎盤臥之立之遠近適等而小大不同信目之有夷險者矣在乎東西不熾者諒

衰照而不正自此地之陰氣得升耳然則至道之見乎心也亦猶是哉在忘觀而不一或以爲有或以爲无以道爲有使觀君處忘臺而見无以道爲无使忘后游觀亭而知有斯乃忘觀之心自爾有无之體不殊由意之懷執滯者也然則競三光之遠近者不曉乎夷險之微競至道之有无者未通乎執滯之礙矣於是二君聞之鈷吾而退達元夫子曰睽之會一三光之遠近合至道之有无剖古今不明之癖削談論不決

之贊使觀君節竝而忘后弭關者眞伯之力也吳生者善圖鬼之術粉壁墨筆風馳電走或先其足或見其手既會其身果應其口若合自然似見造化負以國名行年六十天下之圖工跡其妙而不能盡元眞子聞而造焉曰敢問圖鬼之方有術何其道之不竭也吳生喜而言曰子非圖工之徒歟奚其問之深也於是筆酣之閒揖元眞子卮而酒之酒酣之閒揖元眞子甌而茶之茶酣之閒屏諸弟子揖元眞子宿而話之

告以圖鬼之方曰吾何術哉吾有道耳吾嘗茶酣之閒中夜不寐澄神湛慮喪萬物之有忘一念之懷久之寂然豁然儻然恢然睢素睢畫詭怪魑魅千巧萬拙一生一滅來不可閟貌不可竭吾以其道之妙其方之要每以圖鬼爲事未嘗告術於人是以行年六十負於國名天下以吾爲圖鬼之祖自吾作古圖工如林顧吾之覩聲吾響而不終形吾影而不窮響吾巧而竭力影吾道而莫測感子有造化之問吾不能无造

化之對以吾不傳於人請子告於代元眞子謝之曰沿境者易泝像者難幸聞圖鬼之道吾見造化之端吾固不代之告君无謂吾之傳

荷水爲珠其圓也非規而不可方者離乎著也燼火爲輪其常也非環而不可斷者疾乎連也背日噴乎水成虹霓之狀而不可直者齊乎影也汲江釀乎酒應波濤之湧而不可停者均乎氣也片雨滴海合滄溟而不可殊者得其一也寂心歸空同太虛而不可分者會其天也

日月有合璧之元死生有循環之端定合璧之元者知薄蝕之亥有時達循環之端者知死生之會有期是故月之掩日而光昏月度而日耀日之對月而明奪違對而月朗是故死之換生而魂化死過而生來生之忘死而識空失忘而死見然則月之明由日之照者也死之見由生之知者也非照而月之不明矣非知而死之不見矣且薄蝕之亥不能傷日月之體死生之會不能變至人之神體不傷故日月无薄蝕之憂

神不變故至人無死生之恐者矣

有之非未无也无之非未有也且未无之有而不有未有之无而不无斯有无之至也故今有之忽无非昔无之未有今无之忽有非昔有之未无者異乎時也若夫无彼无有連既往之无有而不殊无此有无合將來有无而不異者同乎時也異乎時者代以爲必然會有不然之者也同乎時者代以爲不然會有必然之者也

影之問乎光曰吾昧乎體之陰君昭乎質之陽

君之初吾之餘君之中吾之窮君之沒吾之滅
君之清吾之明何君之好无恆俾吾之令无常
與光之答乎影曰子在空而无在實而有在翼
而飛在足而走在鉤而曲在弦而直子之近乎
燭出乎體之外子之遂乎鏡入吾質之內子之
自无互豈吾之獨无常歟雖然子之同抑吾之
可通吾怪吾之尤者雖吾亦不知之何哉吾遇
陽燧之抱倒乎子之面吾遭羅睺之蝕曲乎子
之葉吾將問諸造化窮理盡性而不知者命也

夫影笑之曰君弟收光吾將滅影有之與无由
君之與吾何背何正妄推乎造化之命哉
默之來也默曰一寂能一之默曰二寂能二之
默之一也无寂之一也有默之二也无有寂之
二也有无一之一也不離乎二二之二也不離
乎一然則知寂之不一明默之不二者斯謂之
眞一矣夫眞一者无一无二无寂无默无是四
者又无其无斯謂之眞无矣夫能游乎眞无之
域者然後謁乎眞一之容者焉夫游乎眞无之

域謁乎眞一之容者乃見乎諸无矣寂於是謂默曰若夫諸无者人莫能名焉吾強爲之名者曰太无之寰夫太无之寰者人无能謚焉吾強爲之謚者子能聽之乎曰能寂於是乎端容節氣湛然不曰久之而兩忘默之悟曰向也吾聞其名矣又見其无也今也吾聞其謚矣未見其无也斯之謂之太无之謚邪寂之覺曰適吾與子爲微談而子果聞諸子可謂明微矣自默之還也而寂爲之絕談

乾隆癸卯六月之望以藏本校　弱冠外有此書
老來方一閱之弓父

玄眞子卷下

浪跡先生玄眞子張志和碑

唐　顏眞卿　撰

士有牢籠太虛攝掖元造擺元氣而詞鋒首出軋無閒而理窟肌分其惟元眞乎元眞子姓張氏本名龜齡東陽金華人爻遊朝淸眞好道著南華象說十卷又著沖虛白馬非馬證八卷代莫知之母留氏夢楓生腹上因而誕焉年十六遊太學以明經擢第獻策肅宗深蒙賞重令翰林待詔授左金吾衞錄事參軍仍改名志和字

子同尋復貶南海尉經量移不願之任得還本貫既而親喪無復宦情遂扁舟垂綸浮三江泛五湖自謂烟波釣徒著書十二卷凡三萬言號元眞子遂以稱焉客或以其文論道從橫謂之造化鼓吹京兆韋詡爲作內解元眞又述大易十五卷凡二百六十有五卦以有亾爲宗觀以爲碧虛金骨兄浦陽尉鶴齡亦有文學恐元眞浪跡不還乃於會稽東郡買地結茅齋以居之閉竹門十年不出吏人嘗呼爲掬河夫執爨就

役曾無忤色又欲以大布爲褐裘嫂徐氏聞之手爲織續一製十年方暑不解所居草堂椽柱皮節皆存而無斧斤之跡文士效柏梁體作歌者十餘人浙東觀察使御史大夫陳公少游聞而謁之坐必終日因表其所居曰元眞坊又以門巷湫隘出錢買地以立閎旌曰迴軒巷乃命評事劉太眞爲序因賦柏梁之什文士詩以美之者十五人既門隔流水十年無橋陳公遂爲建造行者謂之大夫橋常以豹爲席騶皮爲

屬隱素木几酌斑螺杯鳴榔拏枝隨意取適垂
釣去餌不在得魚肅宗嘗賜奴婢各一元眞配
爲夫婦夫曰漁童婦曰樵青人問其故漁童使
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
茶竟陵子陸羽校書郎裴脩嘗問有何人往來
荅曰太虛作室而共居夜月爲燈以同照與四
海諸公未嘗離別有何往來性好畫山水皆因
酒酣乘興擊鼓吹笛或閉目或背面飛墨應節
而成大歷七年秋八月訊眞卿於湖州眞卿以

舫艦既敞請命更之答曰儻惠漁舟願以爲浮
家汎宅沿泝江湖之上往來苕霅之閒埜夫之
幸矣然立性孤峻不可得而親疎率誠澹然人
莫窺其喜慍視軒裳如草芥屏嗜慾若泥沙希
踪乎丈夫同符乎古作者莫可測也忽焉去我
思德之深曷以寘懷寄諸他山之石銘曰
邈元眞超隱淪齊得喪甘賤貧泛湖海同光塵
宅漁舟垂釣綸輔明主若斯人豈煙波淪此身

无能子

撰人不詳

本館據子彙本影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无能子

无能子序

无能子余忘形友也少博學寡欲長於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黃巢亂避地流轉不常所處凍餒淡如也光啓三年天子在褒四方猶兵无能子寓於左輔景氏民舍自晦也民舍之陋雜處其間循循如也晝好卧不寐卧則筆札一二紙興則懷之而不余示自仲春壬申至季春已亥盈數十紙卷而囊之似有所著者余竊得之多記所傳所見或嘗與昆弟朋友問答之言其旨歸於明自然之理極性命之端自然无作性命无欲是以略禮教而外世務焉知之者不待喻而信不知者能无罪乎余

因析爲品目凡三十四篇編上中下三卷自與知之者共之爾余蓋具審无能子行止中藏故不述其姓名游宦焉

聖過第一

天地未分混沌一炁一炁充溢分爲二儀有清濁焉有輕重焉輕清者上爲陽爲天重濁者下爲陰爲地矣天則剛健而動地則柔順而靜炁之自然也天地既位陰陽炁交於是裸蟲鱗蟲毛蟲羽蟲甲蟲生焉人者裸蟲也與夫鱗毛羽甲蟲俱焉同生天地交炁而已无所異也或謂有所異者豈非乎人自謂異於鱗羽毛甲諸蟲者豈非乎能用智慮邪言語邪夫自鳥獸迨乎蠢蠕皆好生避死營其巢穴謀其飲啄生育乳養其類而護之

與人之好生避死營其宮室謀其衣食生育乳養其男女而私之無所異也何可謂之無智慮也邪夫自鳥獸迨乎蠢蠕者號鳴啅噪皆有其音安知其族類之中非語言邪人以不喻其音而謂其不能言又安知乎鳥獸不喻人言亦謂人不能語言邪則其號鳴啅噪之音必語言爾又何可謂之不能語言邪智慮語言人與蟲一也所以異者形質爾夫鱗毛羽甲中形質亦有不同者豈特止與人不同邪人之中形質亦有同而異者異而同者豈特止與四蟲之形質異也嗟乎天與地陰陽氣中之巨物爾裸鱗羽毛甲五靈因巨物合和之炁又物

於巨物之內亦猶江海之含魚鱉山陵之包草木爾所以太古時裸蟲與鱗毛羽甲雜處雌雄牝牡自然相合无男女夫婦之別父子兄弟之序夏巢冬穴無宮室之制茹毛飲血无百穀之食生自馳死自仆无奪害之心无瘞藏之事任其自然遂其天眞無所司牧濛濛淳淳其理也居且久矣無何裸蟲中繁其智慮者其名曰人以法限鱗毛羽甲諸蟲又相教播種以食百穀於是有耒耜之用構木合土以建宮室於是有斤斧之功設婚嫁以析雌雄牝牡於是有夫婦之別父子兄弟之序爲棺槨衣衾以瘞藏其死於是有喪葬之儀結罝罘網羅

以取鱗毛羽甲諸蟲於是有刀俎之味濛淳以之散情意以之作然猶自強自弱無所制焉繁其智慮者又於其中擇一以統衆名一爲君名衆爲臣一可役衆衆不得凌一於是有君臣之分尊卑之節尊者隆衆者同降及後世又設爵禄以升降其衆於是有貴賤之等用其物貧富之差得其欲乃謂繁智慮者爲聖人既而賤慕貴貧慕富而人之爭心生焉謂之聖人者憂之相與謀曰彼始濛濛淳淳孰謂之人吾彊名之曰人人蟲乃分彼始無卑無尊孰謂之君臣吾彊分之乃君乃臣彼始無取無欲何謂爵禄吾彊品之乃榮乃辱今則醨真淳

厚嗜欲而包爭心矣爭則奪奪則亂將如之何智慮愈繁者曰吾有術焉於是立仁義忠信之教禮樂之章以拘之君苦其臣曰苛臣侵其君曰叛父不愛子曰不慈子不尊父曰不孝兄弟不相順爲不友不悌夫婦不相一爲不貞不和爲之者爲非不爲之者爲是是則榮非則辱於是樂是恥非之心生焉而爭心抑焉降及後代嗜欲愈熾於是背仁義忠信踰禮樂而爭之謂之聖人者悔之不得已乃設刑法與兵以制之小則刑之大則兵之於是縲紲桎梏鞭笞流竄之罪充於國戈鉦弓矢之伐充於天下覆家亡國之禍綿綿不絶生民困窮天

折之苦漫漫不止嗟乎自然而蟲之不自然而人之彊立宮室飲食以誘其欲彊分貴賤尊卑以一其爭彊爲仁義禮樂以傾其眞彊行刑法征伐以殘其生俾逐其末而忘其本紛其情而伐其命迷迷相死古今不復謂之聖人者之過也

明本第二

夫所謂本者无爲之爲心也形骸依之以立也其爲常而不殆也如火之可用以焚不可奪其炎也如水之可用以潤不可奪其濕也取之不有藏之不無動之則窓秋毫之形審蚊蚋之音靜之則不見丘山不聞雷霆大

之可以包天壤細之可以入眉睫惚惚恍恍不來不往希夷希夷不盈不虧巢由之隱園綺之遯專其根而獨善也堯授舜舜授禹禹授啓湯伐桀武王伐紂張其機而兼濟也明之者可藏則藏可行則行應物立事曠乎無情昧之者嗜欲是馳耳目是隨終日妄用不識不知孰能照以無滯之光委以自然之和則無名之元見乎無見之中矣

析惑第三

夫性者神也命者氣也相須於虛无相生於自然猶乎埏篪之相感也陰陽之相和也形骸者性命之器也猶

乎火之在薪薪非火不焚火非薪不光形骸非性命不立性命假形骸以顯則性命自然冲而生者也形骸自然滯而死者也自然生者雖寂而常生自然死者不搖而常死今人莫不好生惡死而不知自然生死之理覩乎不搖而偃者則憂之役其自然生者務存其自然死者存之愈切生之愈疎是欲沉舟而浮石者也何惑之甚歟

無憂第四

夫人大惡者死也形骸不搖而偃者也夫形骸血肉耳目不能虛而靈則非生之具也故不待不搖而偃則曰

死方搖而趨本死矣所以搖而趨者憑於本不死者耳非能自搖而趨者形骸本死則非今死非今死死矣死者人之大惡也无死可畏則形骸之外何足汩吾之至和哉

質妄第五 凡二篇

天下之人所共趨之而不知止者富貴與美名爾所謂富貴者足於物耳夫富貴之亢極者大則帝王小則公侯而已豈不以被衮冕處宮闕建羽葆警蹕故謂之帝王邪豈不以戴簪纓喧車馬仗旌旃鈇鉞故謂之公侯邪不飾之以衮冕宮闕羽葆警蹕簪纓車馬鈇鉞又何

有乎帝王公侯哉夫衮冕圭璋纓鈇鉞旌旃車馬皆物也物足則富貴富貴則帝王公侯故曰富貴者足物爾夫物者人之所能爲者也自爲之反爲不爲者感之乃以足物者爲富貴無物者爲貧賤於是樂富貴耻貧賤不得其樂者無所不至自古及今醒而不悟壯哉物之力也夫所謂美名者豈不以居家孝事上忠朋友信臨財廉充乎才足乎藝之類邪此皆所謂聖人者尚之以拘愚人也夫何以被之美名者人之形質爾无形質廓乎太空故非毀譽所能加也形質者囊乎血輿乎滓者也朝合而暮壞何有於美名哉今人莫不失自然正

性而趨之以至於詐僞激者何也所謂聖人者誤之也古今之人謂其所親者血屬於是情有所專焉聚則相歡離則相思病則相憂死則相哭夫天下之人與我所親手足腹背耳目口鼻頭頸眉髮一也何以分別乎彼我哉所以彼我者必名字爾所以踈於天下之人者不相熟爾所以親於所親者相熟爾嗟乎手足腹背耳目口鼻頭頸眉髮俾乎人人離析之各求其謂之身體者且死所得誰謂所親邪誰謂天下之人邪取於名字彊爲者也若以名所親之名名天下之人則天下之人皆所親矣若以熟所親之熟熟天下之人則天下之人皆

所親矣胡謂情所專邪夫無所孝慈者孝慈天下有所孝慈者孝慈一家一家之孝慈未弊則以情相苦而孝慈反爲累矣弊則僞僞則父子兄弟將有嫌怨者矣莊子曰魚相處於陸相呴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至哉是言也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自然各適矣故情有所專者明者不爲

第六 闕

真修第七 凡四篇

夫衡鏡物也成於人者也人自成之而反求其輕重於衡妍醜於鏡者何也衡無心而平鏡無心而明也夫無

心之物且平且明則夫民之有心者研之以無澄之以虛涵澈希夷不知所如吾見其偕天壤以無疆淪顯忝而不疲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矣

夫水之性壅之則澄決之則流昇之雲則雨沉之土則潤爲江海而不務其大在坎穴而不耻其小分百川而不疲利萬物而不辭至柔者也故老聃曰柔弱勝剛彊則含神體虛專氣致柔者得乎自然之元者也

夫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自然感應之理也故神之召氣氣之從神猶此也知自然之相應專玄牝之歸根則幾乎懸解矣

夫鳥飛於空魚游於淵非術也自然而然也故爲鳥爲魚者亦不自知其能飛能游苟知之立心以爲之則必墮必溺矣亦猶人之足馳手捉耳聽目視不待習而能之也當其馳捉聽視之際應機自至又不待思而施之也苟須思之而後可施之則疲矣是以任自然者久得其常者濟夫浩然而虛者心之自然也今人手足耳目則任其自然而馳捉視聽焉至於心則不任其自然而撓焉欲其至和而虛通也難矣

无能子卷上 終

无能子卷中

文王說第一

呂望釣於渭濱西伯將畋筮之其繇曰非熊非羆天遺爾師及畋得望西伯再拜望釣不輟西伯拜不止望箕踞笑曰汝何爲來哉西伯曰殷政荒矣生民荼矣愚將拯之思得賢士望曰殷政自荒生民自荼胡與於汝汝胡垢予爲西伯曰夫聖人不藏用以獨善於已必盡智以兼濟萬物豈無是邪望曰夫人與鳥獸昆蟲共浮於天地中一焉而已猶乎天下城郭屋舍皆峙於空虛者也盡壞城郭屋舍其空常空若盡殺人及鳥獸昆蟲其

烝常烝殷政何能荒邪生民何謂荼邪雖然城郭屋舍不必壞生民已形不必殺予將拯之矣乃許西伯同載而歸太顛閎夭私於西伯曰公劉后稷之積德累功以及於王王之德充乎祖宗矣今三分天下王其有二亦可謂隆矣呂望漁者爾王何謂下之甚邪西伯曰夫無爲之德包畧天地有爲之德開物成事軒轅陶唐之爲天子也以有爲之德謁廣成子於崆峒叩許由於箕山而不獲其一顧矧吾之德未進乎軒堯而卑无爲之德乎太顛閎夭曰如王之說望固无爲之德也何謂從王之有爲邪西伯曰天地无爲也日月星辰運於晝夜雨

露霜雪隕於秋冬江河流而不息草木生而不止故无爲則能無滯若滯於有爲則不能无爲矣呂望聞之知西伯實於憂民不利於得殷天下於是乎卒與之興周焉

首陽子說第二

文王殁武王伐紂滅之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而起大事動大衆非孝也爲臣弑君非忠也左右欲兵之武王義而釋之伯夷叔齊乃反隱首陽山號首陽子夫天下自然之時君臣無分乎其間爲之君臣以別尊卑謂之聖人者以智欺愚也以智欺愚妄也子與汝嘗

言之矣妄爲君臣之中妄殷有稱妄辛有稱妄辛之中妄肆妄虐以充妄欲姬發之動亦欲也欲則妄所謂以妄取妄者也夫死爲則淳正而當天理父子君臣何有哉有爲則嗜欲而亂人性孝不孝忠不忠何異哉今汝妄吾之常言又以妄說突其妄兵是求義聲也以必朽之骨而迎虛聲是以風撥焰也姬發不兵汝幸也兵之而得義聲朽骨何有哉夫龍暴其鱗鳳舒其翼必伺於漁者弋者悲乎殆非吾之友也夷齊於是逃入首陽山罔知所終後人以爲餓死

老君說第三

孔子定禮樂明舊章刪詩書修春秋將以正人倫之序杜亂臣賊子之心往告於老聃老聃曰夫治大國者若烹小鮮蹂於刀几則爛矣自昔聖人創物立事誘動人情人情失於自然而天其性命者紛然矣今汝又文而繆之以繁人情人情繁則怠怠則詐詐則益亂所謂伐天真而矜已者也天禍必及孔子懼然亦不能遂已既而削跡於衛伐樹於宋餓於陳蔡圍於匡皇皇汲汲幾於不免孔子顧謂顏回曰老聃之言豈謂是乎

孔子說第四凡二篇

孔子圍於匡七日絃歌不輟子路曰由聞君子包周身

之防無一朝之患夫子聖人也而饑於陳圍於匡何也然而夫子絃歌不輟罔有憂色豈有術乎孔子曰由來語汝夫是非邪正由乎人厚薄通塞存乎時日月之照不能免薄蝕之患聖賢上智不能移厚薄通塞之數君子能仁於人不能使人仁於我能義於人不能使人義於我匡之圍非丘之罪也亦不能使之不圍焉然而可圍者丘之形骸也丘方惚兀形於冲漠淪无情於杳冥不知所以憂故偶諧於弦歌爾言未幾匡人解去原憲居陋巷子貢方相於衛結駟聯鑣訪憲焉憲攝弊衣子貢曰夫子病邪憲曰憲聞德義不脩謂之病無財

謂之貧憲貧也非病也子貢耻其言終身不敢復見憲仲尼聞之曰賜也言失之也夫拘於形者不虛存於心者不淳不虛則思之不清不淳則其心不貞賜也近於驕欲憲近於堅白比之清濁將去幾何

第五 關

范蠡說第六

范蠡佐越王句踐滅吳殺夫差與大夫種謀曰吾聞陰謀人者其禍必復夫姑蘇之滅夫差之死由吾與子陰謀也況王之爲人也可與共患不可共樂且功成名遂身退天之理也吾將退子其偕乎大夫種曰夫天地之

於萬物也春生冬殺萬物豈於冬殺而反禍天地乎吾聞聖人不貴乎獨善而貴乎除害成物苟成於物除害可也是以黃帝殺蚩尤舜去四凶我今除吳之亂成越之覇亦成物除害爾何禍之復我哉況王方以滅吳德子與我必相始終子無遽於退也范蠡曰不然夫天地無心且不自宰況宰物乎天地自天地萬物自萬物春以和自生冬以寒自殺非天地使之然也聖人雖有心其用也體乎天地天地雖無心機動則應事迫則順事過則逆除害成物無所憎愛故害除而無禍物成而無福今王以怨吳之心禄我與子以取其謀我與子利其

禄而謀吳以滅人爲功以報禄我者人之姦也自謂天地之生殺聖人之除害成物不其欺邪大夫種不說疑之不決范蠡竟辭句踐泛扁舟於五湖俄而越殺大夫種

宋玉說第七

屈原仕楚爲三閭大夫楚襄王無德佞臣靳尚有寵楚國不治屈原憂之諫襄王請斥靳尚王不聽原極諫其非宋玉止之曰夫君子之心也脩乎已不病乎人晦其用不曜於衆時來則應物來則濟應時而不謀已濟物而不立功是以直無所歸怨無所集今王方眩於佞口

酣於亂政楚國之人皆貪靳尚之貴而嚮隨之大夫乃子子然挈其忠信而叫譟其中言不從國不治徒彰乎彼非我是此賈仇而釣禍也原曰吾聞君子處必孝弟仕必忠信得其志雖死猶生不得其志雖生猶死諫不止靳尚怨之讒於王而逐之原彷徨湘濱歌吟悲傷宋玉復喻之曰始大夫子子然挈忠信而叫譟於群佞之中玉爲大夫危之而言之舊矣大夫不能從今胡悲邪豈爵祿是思國壤是念邪原曰非也悲夫忠信不用楚國不治也玉曰始大夫以爲死孝弟忠信也又何悲乎且大夫貌容形骸非大夫之有也美不能醜之醜不能

美之長不能短短不能長彊壯不能柢弱不能彊壯之病不能排死不能留形骸似乎我者也而我非可專一一身尚若此乃欲使楚人之國由我理大夫之惑亦甚矣夫君子寄形以處世虛心以應物無邪無正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功無罪虛乎心雖桀紂蹻跖非罪也存乎心雖堯舜夔契非功也則大夫之忠信靳尚之邪佞孰分其是非邪無所分別則忠信邪佞一也有所分則分者自妄也而大夫離眞以襲妄恃已以黜人不待王之棄逐而大夫自棄矣今求乎忠信而得乎忠信而又悲之而不能自止所謂兼失其妄心者也玉聞

上達節中守節下失節夫虛其心而遠於有爲者達節也存其心而分是非者守節也不得其所分又悲之者失節也原不達竟沉汨羅而死

商隱說第八

漢高帝嬖於戚姬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盈大臣不能爭呂后危之謀於留侯張良良曰夫有非常之人然後能成非常之事良聞商洛山遯者四人曰夏黃公甪里先生東園公綺里季上嘗召不能致今太子實能自卑以求之四人且來而賓太子此善助也呂后如良計遣呂澤迎之四人始恥之既而相謂曰劉季大度又知

所以高我求我不得慙已而已矣呂雉女子性復慘忍其子盈不立必迫於危危而求我安危卜於我也求我不得必加禍於我姑俞之可也乃來一日偕太子進高祖見而問之四人咸自名帝愕然曰吾嘗求之而不從吾何謂從太子四人曰陛下慢人我義不受辱太子尊人我即以賓游帝謝之指謂戚姬曰太子羽翼成矣不可搖也呂后德之將尊爵之四人相謂曰我之來遠禍也非欲於心也盈立則如意黜呂雉得志則戚姬死今我懼禍成盈而敗如意懼呂后而愁戚姬所謂廢人而全已殆非殺身成仁者也復將忍恥爵于女子之手以

立於廷何異賊人夕入人室得金而矜富者邪乃復商山呂后不能留張良亦悟於是屏氣絶穀而退居爾

嚴陵說第九

光武微時與嚴陵爲布衣之交及即位而陵方釣於富春渚光武思其舊慕其賢躬往聘之陵不從光武曰吾與子交也今吾貴爲天子而子猶漁吾爲子耻之吾有官爵可以貴子金玉可以富子使可在千萬人上舉動可以移山嶽叱咤可以興雲雨榮宗華族聯公繼侯冊贈宮室雜沓車馬美衣服珍飲食擊鐘鼓合歌舞身樂於一世名傳於萬祀豈與垂餌終日汨沒無聞校其升

沉榮辱哉可爲從於我也陵笑曰始吾交子之日而子脩志意樂貧賤似有可取者今乃誇咤眩惑妄人也夫四海之内自古以爲至廣大也十分之中山嶽江海有其半蠻夷戎狄有其三中國所有一二而已背叛侵凌征伐戰爭未嘗帖息夫中國天子之貴在十分天下一二分中征伐戰爭之内自尊者爾夫所謂貴且尊者不過於一二分中狥喜怒專生殺而已不過一二分中擇土木以廣宫室集繒帛珎寶以繁車服殺牛羊種百穀以美飲食列姝麗敲金石以悦視聽而已嗜欲未厭老至而死豐肌委於蝼蟻腐骨淪於土壤匹夫匹婦一也

天子之貴何有哉所謂貴我以官爵者吾知之矣自古帝王與公侯卿大夫之號皆聖人彊名以等差貴賤而誘愚人爾且子今之帝王之身昔之布衣之身也今人雖帝子而子自視之何異於昔蓋以誘我於彊名而使子悅而誇咤也今又欲以彊名公侯卿大夫誘我非愚我邪夫彊名者衆人皆能爲之我苟悅此當自彊名曰公侯卿大夫可矣何須子之彊名哉子必曰官爵者以其富貴其身也官爵實彊名也自我則有富貴之實不自我則富貴何有哉夫所謂富貴官爵者亦不過於我冠鳴玉簇前殿後坐大厦被鮮服耳倦絲竹口飫膏鮮

皆子所誘我之說而已子所誘我者不過充欲之物而已夫車馬代勞也騏驥欬段一也屋宇庇風雨也冇艭蓬茅一也衣服敝形也綺紈韋布一也食粒却飢也膏鮮蒸藿一也況吾汩乎太虛咀乎太和動靜不作陰陽同波今方自忘其姓氏自委其行止操竿投縷泛然如寄又何暇梏其肢體愁其精神貪乎彊名而充乎妄欲哉且王莽更始之有天下與子之有天下何異哉同乎求爲中國所尊者爾豈憂天下者邪今子戰爭殺戮不知紀極盡人之性命得已之所欲仁者不忍言也而子不耻反以我漁爲耻邪光武悟於是不敢臣陵焉

孫登說第十

孫登先生隱蘇門山嵇康慕而往見之曰康聞蜉蝣不能知龜齡燕雀不能與鴻期康之心實不足以納真誨然而日月之照何限乎康莊堮埇雨露之潤罔擇乎蘭蓀蕭艾先生理身固命之餘願以及康俾康超乎有涯遨乎無垠登久而應之曰夫杳杳冥冥有精非精渾渾淳淳有神非神精神甚真離之不分留之不存孰謂固命孰謂理身孰爲有涯孰爲無垠然而虛无之中綿綿相循出入無跡爲天地之根知之者明得之者尊凡汝所論未窺其門吾聞諸老聃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

德容貌若愚且夫蚌以珠剖象以齒焚蘭煎以膏翠拔以文常人所知也汝有藻飾之才亡冥濛之機如執明燭煌煌光輝穹蒼所惡也吾嘗得汝貽山巨源絶交書其間二大不可七不堪皆矜已疵物之說時之所憎也夫虛其中者朝市不喧欲其中者巖谷不幽仕不能奪汝之情處不能濟汝之和仕則累不仕則已而又絶人之交增以矜已疵物之說啅噪於塵世之中而欲探乎永生可謂惡影而走於日中者也何足聞吾之誨哉康眩然如醒後果以刑死

无能子卷中終

无能子卷下

答通問第一

无能子貧其昆弟之子且寒而饑嗟吟者相從焉一日兄之子通謂无能子曰嗟寒吟饑有年矣夕則多夢禄仕而豐乎車馬金帛夢則樂寤則憂何可獲置其易哉无能子曰晝憂夕樂均矣何必易哉通曰夕樂夢爾无能子曰夫夢之居屋室乘車馬被衣服進飲食悅妻子憎仇讐憂樂喜怒與夫寤而所欲所有爲者有所異邪曰无所異无所異則安知寐而爲之者夢邪寤而爲之者夢邪且人生百歲其間晝夕相半半憂半樂又何悠

乎夫冥乎虛而專乎常者王侯不能爲之貴厮養不能爲之賤玉帛子女不能爲之富黎羹縕縷不能爲之貧則憂樂無所容乎其間矣動乎情而屬乎形者感物而已矣物者所謂富貴之具也形與物朽敗之本也情感之而憂樂之无常也以无常之情榮朽敗之本寤猶夢也百年猶一夕也汝能冥乎虛而專乎常不知所以饑寒富貴矣動乎情而屬乎形則晝夕寤寐俱夢矣汝其思之

答華陽子問第二

无能子形骸之友華陽子爲其所知迫以仕華陽子疑

問无能子曰吾將學無心久矣仕則違心矣不仕則忽所知如何其可也无能子曰无心不可學無心非仕不仕心疑念深所謂見瞽者臨穽而教之前也夫无爲者无所不爲也有爲者有所不爲也故至實合乎知常至公近乎无爲以其本无欲而無私也欲於中漁樵耕牧有心也不欲於中帝車侯服無心也故聖人宜處則處宜行則行理安於獨善則許由善卷不恥爲匹夫勢便於兼濟則堯舜不辭爲天子其爲无心一也堯舜在位不以天子之貴貴乎身是以垂衣裳而天下治及朱均不肖則以之授舜舜授禹捨其子如疣贅去天下如涕

嗇是以歷萬祀而天下思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天下熟其德矣以成王在其勢不便於已故不爲天子以成王幼其勢宜於居攝故不敢辭是以全周之祀活周之民巍巍成功其德不虧此皆不欲於中而無所不爲也子能達此雖鬬雞走狗於屠肆之中搴旗斬將於兵陣之間可矣況仕乎

答愚中子問第三

无能子心友愚中子病心祈藥於无能子无能子曰病何曰痛曰痛在何曰在心曰心在何愚中子告病已閒矣无能子曰此人可謂得天之眞而神光不昧者也

魚說第四

河有龍門隸古晉地禹所鑿也懸水數十仞淙其聲雷然一舍之間河之巨魚春則連群集其下力而上泝越其門者則化爲龍於是拏雲拽雨焉河壖纖鱗望之相謂曰彼亦魚也而超變如此豈與我撥撥然壖而游戢戢然穴而藏哉其一曰惑矣汝之思也夫天地之內物之頒形者千萬焉形之巨細分之大小相副焉隨其形足其分各適矣彼超變者河之時波則與之驚澄則與之平意順力渾沉浮安定及其思變也連群而妬泝瀑而怒意疲力困乃雲乃雨夫雲雨來隨蒸潤之氣自相

感爾於彼何有哉彼若有心於雲雨之間有時而墮矣無心自感又何功乎角其上足其下與吾髻鬣一也吾髻鬣而游彼角足而騰未嘗不順也豈以吾壖游之無爭穴藏之無虞人不知而害不加之樂易其角足雲雨之勞乎

鴆說第五

鴆與蛇相遇鴆前而啄之蛇謂曰世人皆毒子矣毒者惡名也子所以有惡名者以食我也子不食我則死毒不毒則惡名亡矣鴆笑曰汝豈不毒於世人哉指我爲毒是欺也夫汝毒於世人者有心噬人也吾怨汝之噬

人所以食汝示刑也世人審吾之能刑汝故畜吾以防汝又審汝之毒染吾毛羽肢體故用殺人吾之毒汝之毒也吾疾惡而蒙其名爾然殺人者人也猶人持兵而殺人也兵罪乎人罪乎則非吾之毒也明矣世人所以畜吾而不畜汝又明矣吾無心毒人而疾惡得名爲人所用吾所爲能全其身也全身而甘惡名非惡名矣汝以有心之毒肝睢於草莽之間伺人以自快今遇我天也而欲詭辯苟免邪蛇不能答鴆食之夫昆蟲不可以有心況人乎

答魯問第六 凡二篇

无能子從父之弟魯求學於无能子无能子曰何學曰學行學文无能子曰吾不知所以行所以文然前志中所謂聖人者吾嘗偶觀之其言曰行行也行其心之所善也文儀也飾其所行之善也喪者本乎哀哀行也齊衰之服祭祀之具文也禮者本乎敬敬行也升降揖讓文也樂者本乎和和行也陶匏絲竹文也文出於行行出於心心出於自然不自然則心生心生則行薄行薄則文繹文繹則僞僞則亂亂則聖人所以不能救也夫總其根者不求其末專其源者不尋其流汝能證以無心還其自然前無聖人上無玄天行與文在乎無學之

中矣

魯他日又問曰魯嘗念未得而憂追已往而悲得酒酣醉陶然不知今則不能忘乎酒矣无能子曰汝之憂之悲自形乎自心乎曰自心可覩乎曰不可覩无能子曰不可覩者憂悲之所生也求憂悲之所生且不可覩憂悲何寄哉憂悲無寄則使汝遂其未得還其已往又將誰付邪今汝隨而悲憂之是欲繫風擒影也汝無憂悲之所寄而有味酒之陶然不能自得反浸漬於麴蘗豈釀器乎

第七闕

紀見第八　凡三篇

秦市幻人有能烈鑊膏而溺其手足者烈鑊不能壞而幻人笑容焉无能子召而問之幻人曰受術於師術能却火之熱然而訣曰視鑊之烈其心先忘其身手足枯枘也既忘枯枘手足然後術從之悖則術敗此吾所以得之无能子顧謂其徒曰小子志之無心於身幻人可以寒烈鑊況上德乎

无能子寓於秦村景氏民舍一夕梟鳴其樹景氏色憂將彈之无能子止之景氏曰梟凶鳥也人家將凶則梟來鳴殺之則庶幾無凶无能子曰人之家因其鳴而凶

梟罪也梟可凶人殺之亦不能弭其已凶將凶而鳴非梟忠而先示於人邪凶不自梟殺之害忠也剏自謂人者與夫毛群羽族俱生於天地無私之氣橫目方足虛飛實走有所異者偶隨氣之清濁厚薄自然而形也非宰於愛憎者也誰令梟司其凶邪諛梟之凶誰所自邪天地言之邪梟自言之邪天地不言梟自不言何爲必其凶邪諛梟之凶不知所自則羽儀五色謂之鳳者未必祥梟未必凶景氏止家亦不凶

樊氏之族有美男子年三十或被髮疾走或終日端居不言言則以羊爲馬以山爲水凡名一物多失其常名

其家及鄉人狂之而不之罪焉无能子亦狂之或一日遇於蘧髽間就而嘆曰壯男子也且復豐碩惜哉病如是狂者徐曰吾無病无能子愕然曰冠帶不守起居无常失萬物之名忘家鄉之禮此狂也何謂無病乎狂者曰被冠帶善起居愛家人敬鄉里豈我自然哉蓋昔有妄作者文之以爲禮使人習之至于今而薄醪因醇酎也知之而反之者則反以爲不知又名之曰狂且萬物之名亦豈自然著哉清而上者曰天黃而下者曰地燭晝者曰日燭夜者曰月以至風雲雨露烟霧霜雪以至山嶽江海草木鳥獸以至華夏夷狄帝王公侯以至士

農工商皂隸臧獲以至是非善惡邪正榮辱皆妄作者彊名之也人久習之不見其彊名之初故沿之而不敢移焉昔妄作者或謂清上者曰地黃下者曰天燭晝者月燭夜者日今亦沿之矣彊名自人也我亦人也彼人何以彊名我人胡爲不可哉則冠帶起居吾得以隨意取舍萬狀之物吾得以隨意自名狂不狂吾且不自知彼不知者狂之亦宜矣

第九第十闕

固本第十一 凡四篇

五兵者殺人者也羅網者獲鳥獸蟲魚者也聖人造之

然後人能相殺而又能取鳥獸魚蟲焉使之知可殺知可取然後制殺人之罪設山澤之禁焉及其衰世人不能保父子兄弟鳥獸魚蟲不暇育麛鹿鯤蛹法令滋彰而不可禁五兵羅網教之也造之者復出其能自已乎棺槨者濟死甚矣然其工之心非樂於濟彼也迫於利也欲其日售則幸死幸死非怨於彼也迫於利也醫者樂病幸其必瘳非樂於救彼而又德彼也迫於利也棺槨與醫皆有濟救幸死幸生之心非有憎愛各諧其所欲爾故無爲之仁天下也無棺槨與醫之利在其濟死瘳病之間而已

用觸蹄踏蛇首蝎尾皆用其所長也審其所用故得防其所用而制之是以所用長者不如無用食桑之蟲絲其腸者曰蠶以絲自舍曰繭繭伏而化於是羽而蛾焉其稟也宜如此猶獸之胎鳥之卵俱非我由也智者知其絲可縷縷可織於是烹而繅之機杼以織之幅而繒之繒而衣之夫蠶自將爲蛾也非爲乎人謀其衣而甘乎烹也所以烹者絲所累爾烹之者又非疾其蠶也利所繫爾夫獸之胎鳥之卵蠶之繭俱其所稟也蠶所稟獨乎絲絲必烹似乎不幸也不幸似乎分也故無爲者無幸無不幸何分乎

有爲善不必福惡不必禍或制於分焉故聖人貴乎無爲埳蟻井蛙示以虎豹之山鯨鯢之海必疑孰其所見也嗜欲世務之人語以無爲之理必惑宿於所習也於是父不能傳其子兄不能傳其弟沈迷嗜欲以至於死還其元而無所生者舉世無一人焉嗟乎無爲在我也嗜欲在我也無爲則靜靜嗜欲則作靜則樂作則憂常人惑而終不可使之達者所習癥之也明者背習焉

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闕

无能子卷下 終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天隱子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E七七三